

小謨觴館詩文集注

小坡館詩文集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第三

錢塘孫

元培
長熙

纂輯

書

答汾陽李洪九進士書

月日某白離索以來南北僻左歲月易得忽復五稔虛想之積過於陵阜辛歲伍伯西來榮問遠賁發函信紙情波徐興邛兮伴侶難登再少之年拓跋關河重觸三生之夢彼汾之曲有美一人環誦周諠益增懸遲卽欲擘牋裁報而入洛之書附犬未果遡風之翼北鴻已翔吳天一角雁門萬仞雨絕雲乖庭虛情滿足下峻偉人

望奮飛天衢以三十之年登進士之第燕壘泥成龍鬚
功奏雖木天未上而花縣將封已償立鵠之勞可免退
鵠之歎乃來書愴悽氣涌如山身登兜率陀天目豔真
靈位業正如陶侃排雲歷八重而覲一裴優吐霧見五
里而嗟三旣乖樂道之心亦違知止之義不宜大雅有
此褊衷故畧陳其愚惟君子訾焉夫慕學士以頭廳詆
縣令爲畜道此晉唐之陋習非儒者之宅心但謂清職
麤官仙凡路別不知文章政事報稱道同揆厥昧由乃
根立志彼自佔畢幼學考校中年卽視藝圃爲榮梯擁
書林作利網朝光夕露秋蟀春鷗欲得任公之大魚必

以孔書爲香餌言泉沛於腕下祿火然於寸心無食熊
之肥有望羊之瘦一旦綠衣通籍紅研宣豪旣出泥而
入脂貴依天以宅照志不逾乎食肉而禁臠尤甘樂止
在乎尋春而苑花獨麗是以得如甘醴失若秋荼枯苑
攻心悲愉易狀其實蓬山雲閣蓋延良直之材東觀西
清豈侈名銜之美詞頭易作史筆難操君子懷稱職之
憂俗目競登仙之豔不過身依香案超千佛而名尊路
近紅雲領羣真而澤渥防風之粥五合三辰之酒萬車
杏葉飛龍蓬池斫鱸稱榮炫異如是而已所謂本舛者
末乖源淆者委濁可爲齒冷無足涎流者也足下書味

覃心道腴澤體卽區區者予畀於我何加心搖搖如旌
懸詎天已晚勿忘盱豫之悔自同垂翼之傷更有片言
爲君前箸夫窮經致用事豈一端學古入官任隆百里
方今八埏粲晏七曜遵度足下美除不遠墨綬將膺正
宜乘此泰和抒其夙抱得尺得寸著手皆春爲雲爲龍
隨方作雨拔一本之薤賢於成檣杞溥十繁之潤賢於
志河渠赤望之治不必白樸之傳也寶書之貴不必縣
譜之賤也一爲備位之枝官一爲宅生之長相循良文
苑何去何從是又哲人所當審擇已若僕者拙計成鳩
雛聲負鳳江南草長灤西田蕪遙盼管州之山追惟承

蓋之樂塞垣風黑官燭窗紅過風渺於前林往夢斷於
既寤自分爨灰耐冷柯竹誰調貧爲轉轍之魚寒作依
簷之雀萊蕪金畔塵垢一囊臺駘廟旁晨星三五地遐
心邇苔異岑同用敢肆其狂談幸勿屏爲怪侶士各有
志任鄧禹之笑人子欲無言恃惠子之知我

皇甫謐荅辛曠書虛想之積過于陵阜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劉琨荅盧諶詩逝將去乎庭虛情

滿唐詩紀事元和章孝標下第爲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

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雲仙雜記卻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唐六典

內諸司舍惟祕閣最宏壯高敞相傳謂之木天雲谿友議柳棠與馮勘爭先棠所頡頏及第後勘與詩

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鷁飛吳志吳主孫權傳注權日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涌如山

晉書陶侃傳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
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
翼及寤左腋猶痛後漢書張楷傳字公超好道術
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己不
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見錢希白南部新書縣令爲
畜生道沈約爲晉安王謝南兖州章臣以萊孱幼
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晉書謝混傳王珣曰
卿莫近禁嚮雲仙雜記元宗貯三辰酒一萬車以
賜當制學士錢惟演詩馬過章臺杏葉韉李白
詩敕賜飛龍內廐馬葉廷珪海錄碎事李德裕詩
荷靜蓬池鱸冰寒鄧水醪注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
萊池中鱸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嘗和冰而飲禁中
有郢酒坊區區不余畀見左昭十三年傳戰國
策楚王曰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揚子法言
孝至篇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注粲然明盛晏然安
和抱朴子勗學篇七曜遵度舊邦惟新元稹詩
白樸流傳用轉新注樂天在翰林專取書詔批點詞
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
詩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韓非子和
氏篇楚悼王罷不急之枝官唐書張九齡傳六合

元元之眾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
南史王融傳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卿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
曰爲爾寂寂
鄧禹笑人

再答李洪九書

某再拜辱來書教以專力時文先務進取博雅好古勿
以閱之是何愛我之深而知我之淺也三復循省不知
所裁故又貢厥迂言申其愚悖惟足下圖之側聞正文
字者惟學林通古今者曰選士義歸一轍道匪兩歧在
漢諸生試家法練虛實於端門光祿舉茂才辨異能於
公府皆以廣延鴻達非俾妄生羽毛是故奏書家令不
聞衣鉢之傳上第江都別乏揣摩之術以今況昔時異

勢殊然明試求賢心同籲俊有司發策志在魁能惟偶
體之時文乃一王之定制苟其探源星海搜祗珠林體
選舉之本懷奮經生之絕業則將伐山刊木登本捐枝
採擷春華鬱爲秋實幸而珠能照乘璞不返荆雖此時
文特爲羔雁眷言小技無妨弁髦然根茂則實昌膏加
則光遠卽或潤色鴻業別使斧藻隆平上無愧得人下
無忝稽古此爲上策抑有命焉不則鑿采埋光韜精隱
曜玉在匱而無色金委沙而不祥亦將砥業名山寄身
汗簡食盡神仙之字脈望千秋遊思竹素之園乾瑩不
老此爲中策窮士以之凡此二端要由底蘊植基不厚

則進退惟谷培根旣固則隱顯皆榮非迂誕之浮詞實
報施之不爽也若夫弋獲希心好官錮志操僞法以求
仙籙奉豚蹄而祝篝車雞毛三寸兔園一冊黃花誤讀
孤竹不知問太傅之爲誰辨孟堅之非固我將愧而入
地彼猶懵然坐雲是卽秋賦濫登春闕竊吹魚目可混
瓦釜易鳴飾金章於走肉被朱紫於行尸生同羣項之
烏歿作一邱之貉古今衮衮不乏其儕得尙非榮失而
何冀此爲下策無用三思足下憫我積雲慮其鍛羽以
讀書爲紆軫開捷徑於終南舍南面之百城屏油素之
四尺欲以一卷龍陂作我三冬課程是使駿愁道遠旁

求縮地之方鳳苦天高降學搶榆之勢航斷港而求通
塞天河而丐潤見愛則切爲謀已疏又何慎也不寧惟
是夫來書戒以驚博則視僕爲汲古之人勉以制科則
視僕爲忘名之輩揆之下走均有未符某束髮從師挽
鬚承訓裹白袍而踏省燒樺燭而呈藝俛得俛失十稔
於茲初未嘗仰屋著書鑿坏遁跡侈葩華之萍流薄帖
括而不事也乃足下遽以爲奇駭而陳戒良由三堆塞
僻巾字峯寒士習麻沙戶安彫剋覆元文於醬瓿驚南
華爲僻書見有狃識漢唐間嫺辭賦遂乃魚愕鷄睨鶚
視鷹瞵居嫫母之邨庸姿妖麗入豚牢之廐凡馬空羣

究之如某下材何足僂指是又足下之過慮也且也十
擲輒韃非關博拙一呼成雉豈曰人功苟學海之旣探
卽命宮之是繫足下義心清尙好學深思茲之出手得
盧亦是投壺中雋本非襲取別有旁門而諛諛以此相
規者得毋金門旣入遂謂秘籥能探幸登眾迷之津謬
詡獨醒之筏則是寄奴得采屬劉毅以呼梟李蔡封侯
勸北平之學射用情良厚其如舛何夫天幸數奇命途
不一盛名厚實彼此難兼祗當力穡求豐不必披榛覓
路三千里外言盡於斯至如聖賢立心豪傑自命以科
舉爲一厄甘墨水之三升昌黎應科目之書紫陽戒門

人之語前型具在不復更論足下聞之益當河漢子寧以他規我竊自比於鄭僑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後漢書黃琬傳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後漢書王符傳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漢書鼂錯傳爲太子家令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錯對曰平陽侯臣宙等呂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和魯公凝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軋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注褒然盛服貌戰國策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楊雄甘泉賦迺搜述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王銍四六話四六有伐山語伐材語伐材語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索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荒自

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伐山生事也世說殷仲堪值

水儉食飯粒脫落輒拾噉之每云貧者士之常安得

登枝而捐其本琴操卞和得玉璞以獻懷王以爲

欺謾斬其一足子平王立復獻之又以爲欺斬其一

足荆王立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玉而哭涕盡繼之

以血荆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辭不受

韓愈荅李翱書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

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洪邁容齋

隨筆唐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敕文以爲孤竹

管賦出於周禮正文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

齊書張敬兒傳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

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

吾不識也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無學術嘗歎班

固文章不入文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並入文

選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

而笑顏氏家訓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世說支道

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何如荅曰見一羣白

頸鳥但聞喚啞啞聲又丁仙芝詩春城白項鳥漢

書楊惲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唐書盧藏用傳司

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

有佳處承禎徐日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漢書枚乘傳其文歇散注歇散屈曲也按歇从丸
不从危此小誤北史齊文宣紀巡三堆戍大獵而
還山西通志巾字山靜樂縣東百二十里山形如
巾字陸游老學庵筆記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
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
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魏志蔣濟傳彫
劫之民唐詩紀事令狐綯爲相以舊事問溫庭筠
日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
綯怒卒不得第庭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
南華第二篇鮑照謝隨恩被原疏大喜卒至非願
所圖魚鰥鷄晚且悚且慙南史卞彬傳或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
復是擲子之拙晉書劉毅傳東府聚樗蒲大擲毅
擲得雉大喜叫曰非不得盧不事此耳劉裕因按五
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皆黑一子轉躍
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南史張瓌傳瓌以百
口一擲出手得盧矣投壺中雋見左昭十二年傳
莊子逍遙遊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
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子寧以他規我見
左昭十六年傳

答郭祥伯書

走之欽遲足下素矣朋往欸接輒盛口不置承風遙羨
未面自親顧墜雨秋蒂邈焉莫同仁軸深衷形留心往
豈意君子之光猥照幽寂輕苔魚網爛然先賁通素衿
假華譽誦復紙縟彌用願言走固庸性人辱三二諸賢
相架累此耆痂等耳羊公不舞之鶴自知夙明惟三益
之好政復深摯寄荆以來跡同仲宣良書獨擁善談無
析何幸清顏密邇雙情交映是有因緣非浮寄也郡閭
蕭闐閉置類車中新婦又素抱王微不好詣人之癖悠